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S/2000/42
20 January 2000
CHINESE

2000年1月18日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继2000年1月10日安全理事会就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举行辩论之后就艾滋病流行问题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此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易卜拉·德盖内·卡(签名)

附件

塞内加尔总统给
秘书长的信
艾滋病的流行

国际社会在阿拉木图发起的“到 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如今已受到怀疑,这不是因为国家和社区没有协商作出重要的努力,而主要是因为给世纪末带来阴影的艾滋病这一流行病的出现。

事实上,毫无疑问,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远非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对为此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的非洲大陆而言,这是一个发展问题,甚至是一个前途问题。因此,可喜的是,联合国完全了解这一疾病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威胁,并已决定通过联合和共同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协调联合国各机构的努力。

你一定知道,早在 1992 年,在我国的倡议下,我和我的同行在达喀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决议,承认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大陆的未来造成切实的威胁,促请我们各国全力以赴限制这一流行病的蔓延和影响。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项决议并未取得预期的反应。为此,面对这一令人不安的局势,我国塞内加尔尽管受流行病影响相对较轻,但还是及早坚决地作出了多部门、多学科的广泛反应。

事实上,首批艾滋病例刚刚出现,我们就采取了全国防治艾滋病方案。当然,该方案得益于艾滋病流行之前良好的组织结构。事实上,除了从 1970 年起采取输血政策、建立多个血库之外,还将防治性病列入计划生育的活动范围。此外,塞内加尔社会基本上保持传统的宗教道德观念。

在卫生方面,在全国防治艾滋病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就将防治性病活动列入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战略之中。确保输血安全的工作很快因市面上出售检测艾滋病

毒的测试工具而受益(请注意,研究人员首先在塞内加尔发现了 2 类艾滋病毒)。从 1990 年起,在塞内加尔普遍分发和销售避孕套,在 10 年的时间里,其分发和销售量增加了 10 倍。

在信息、教育和宣传方面,塞内加尔从 1992 年起在中小学教育中列入了青少年性教育与艾滋病毒蔓延的问题,1997 年,在各公立和私立教学机构分发了超过 13 万份专门讨论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信息、教育和宣传问题的教材。

有数百个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参与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艾滋病带菌者组成社团,积极参加防治艾滋病工作。社区动员和宣传运动普遍触及了非正规部门和专业部门。对这场流行病的这一普遍反应也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全国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和民间团体制作了数万份信息、教育和宣传材料(小册子、手册、录象、传单等)。

政治对话也是塞内加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一项关键战略。从 1988 年起,与社区领袖、宗教人士、议员和专业人员(记者)举行了各种讨论会、训练班、辩论。在这场强化宣传运动中,最高政治和宗教人物多次公开露面,在传媒中表示支持防治艾滋病运动(正式讲话、在教堂和清真寺的布道、无线电广播专题节目、广告等等)。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宣传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方法:一方面是“道德预防”(节欲、忠贞),另一方面是机械预防(避孕套)。

如今,除了必须保持预防艾滋病的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即发病率有限且稳定(占总人口的 1%左右)——之外,还需要获得新的抗病毒的疗法,这种疗法在富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新的鸿沟,而大多数患者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新的战斗中,塞内加尔也冲在前面,已开始考虑在非洲大陆引进这些新的疗法。这种考虑已导致两个非洲国家受益于艾滋病方案的倡议。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塞内加尔政府已同意开展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筹资活动,以使塞内加尔的艾滋病带菌者和患者能获得治疗。

我国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这场运动中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使我有幸与我的同行乌干达总统约弗里·穆塞韦尼一起接受第一个防治艾滋病工作杰出贡献奖。我

们非但不感到自满,反而意识到,此奖是要求我们持续地加强努力,因为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惕。事实上,疾病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放松警惕,传染体就会猖獗起来。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全体国际、多边和双边伙伴,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向我们提供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可能取得某些成就。我们知道,可以借贵机构的名望和影响力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向所有这些伙伴表示感谢,并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再接再厉,以保障发展的成果,并保证今世后代摆脱艾滋病的幽灵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恶果,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请你放心,在我的同行各国元首身边,在所有区域、非洲和国际机构中,我将永远是与艾滋病作战的旗手。

阿卜杜·迪乌夫(签名)

-----